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著



SUITANG
YANYI
【下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著



SUITANG
YANYI

【下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唐演义/ (清) 褚人获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0 重印)

ISBN 978-7-80626-255-9

I. 隋… II. ①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35 号

Sui Tang Yan Yi

隋 唐 演 义 · 下 卷

原 著: (清) 褚人获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6 开本

字 数: 777 千字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5-9

定 价: 86.00 元 (全三册)

目录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65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踪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470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476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帷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顽贞	482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487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闾宾筵小人怀肉	494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500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507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514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519
第七十九回	江采蘋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526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532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法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	540
第八十二回	李谿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谏议雅调	544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551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557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564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572
第八十七回	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578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584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590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疑忌哥舒翰丧师	596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602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608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614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啗指乞师	620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626
第九十六回	拼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633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蘋妃全躯返故官	640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翁 听雨铃乐工度曲	647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653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659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诗曰：

春到王家亦太秾，锦香绣月万千重。
笑他金谷能多大，羞杀巫山只几峰。
屏鉴照来真富贵，羊车引去实从容。
只愁云雨终难久，若个佳人留得依。

宋时维扬秦君昭，妙年游京师，有一好友姓邓，载酒祖饯，畀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邓指之道：“某郡主事某所买妾也，幸君便航附达。”秦弗诺，邓恳之再三，勉从之。舟至临清，天渐热，夜多蚊，秦纳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主事知之取去，三日方谒谢道：“足下长者也，弟昨已作简，附谢邓公矣！”此真不近女色之奇男子。还有商时九侯，有女色美而庄重，献于纣，奈此女不好淫，触纣怒，杀女而醢九侯，鄂侯谏，并烹之，此真不喜近男子之美妇人。是知男女好恶，原有解说说不出的。

太宗是个天挺豪杰，并不留情于性欲，不想长孙皇后仙逝，又选了武氏进宫，色宠倾城，欢爱无比。却说那武氏，他父亲名士护，字行之，住居荆州，高祖时，曾任都督之职，因天性恬淡，为宦途所鄙，遂弃官回来。妻子杨氏甚是贤能，年过四十无子，杨氏替他娶一邻家之女张氏为妾。月余之后，张氏睡着了，觉得身上甚重，下边阴户里，像有个物放进来，张氏只道是武行之，凭他抽弄。朦胧开眼，却是一个玉面狐狸。张氏大惊，拿手一推，却把自己推醒，自此成了娠孕。过了十月，时将分娩，行之梦见李密特来拜访云：“欲借住十余年，幸好生抚视，后当相报。”醒来却是一梦。张氏遂尔脱身，行之意是一男，及看时却是女儿。张氏因产中犯了怯症，随即身亡。武行之夫妇把这女儿万分爱护，到了七岁，就请先生教她读书。先生见她面貌端丽，叫做媚娘。及至十二三岁，越觉妖艳异常，便与同学读书的相通，茶余饭罢，行步不离。父母只道她幼小嬉戏，岂知两下里相与绸缪。又过年余，是她运到，唐俭点选进宫，敕赐才人，性格聪敏，凡诸音乐，一习便能，敢作敢为，并不知宫中忌惮。太宗行幸之时，好像与家中知己一般，才动手就叫他、搂他、亲他、媚他，太宗从没有经过这般光景，愈久愈觉魂消，因此时刻也少她不得。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如今且说太子承乾是长孙皇后所生，少有臂疾，喜声色畋猎驰骋，有妨农事。魏王名泰，太子之弟，乃韦妃所生，多才能，有宠于帝，见皇后已崩，潜有夺位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密结朋党为腹心。太子知觉，阴遣刺客紇于承基谋杀魏王。正值吏部尚书侯君集怨望朝廷，见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太子谋反，太子欣然从之，遂将金宝厚赂中郎将李安俨等，使为内应，不意太宗闻知，便把太子承乾废为庶人，侯君集等典刑。时魏王泰日入侍奉，太宗面许立为太子。褚遂良、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太宗谓侍臣道：“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朕甚怜之。”褚遂良道：“陛下失言。此国家大事，存亡所系，愿熟思之。且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之重，肯杀其爱子，以授晋王哉！今必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流涕，因起入宫，想起太子、二王，不觉懊恨填胸，击床大叹。徐惠妃、武才人问道：“陛下有何闷事，发此长叹？”太宗把太子与魏王、晋王之事说了，又道：“朕临敌万阵，屡犯颠危，未尝稍挂胸臆。不意家室之间反多狂悖，何以生为？”徐惠妃道：“陛下平定四海，征伐一统，得有今日，何苦以家政细务常生忧戚？”太宗道：“妃子岂不知向日建成、元吉淫乱于前，二王欲步武于后。所为如此，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拔佩刀欲自刺。武氏忙上前夺住，道：“陛下何轻易如此？不肖者已废之，图谋者亦未妥，何不收此蛤蚌，尽付渔人之利。晋王亦皇后所生，立之未为不可。”徐惠妃道：“晋王仁孝，立之为嗣，可保无虞。”太宗闻言甚悦，即御太极殿，召群臣说道：“承乾悖逆，泰亦凶险，诸子谁可立者？”众皆欢呼道：“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遂立晋王治为皇太子，时年十六。太宗谓侍臣道：“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世法。”晋王既立，极尽孝敬，上下相安。

时维九月，正值秦叔宝母亲九十寿诞，太宗亲自临幸，见琼宅无堂，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手书“仁寿堂”以赐之，又赐锦屏褥几杖等。徐惠妃赏赉亦甚厚。琼上表申谢，太宗手诏道：“处卿至此，盖为太上皇报德，何事过谢？”

话分两头。却说有清河茌平人，姓马名周，号宾王，少孤贫好学，精于诗赋，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曾补傅州助教，日饮醇醪，不以讲授为务，刺史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长安，宿新丰市中。主人惟供诸商贩，有失款待，宾王自己无聊，把青田石制汉将李陵一碑，战国时孙臆一碑，供在桌上，沽酒饮醉了，便击桌大哭道：“李陵呵，汝有何负，而使汝辱及妻孥？汉王何心，而使汝终于沙漠！”哭了一番，吃一回酒，又向孙臆的牌位哭道：“孙臆呵，汝何修未得，以致结怨于好友？汝何罪见招，以致颠蹶于终身！”哭了又吃酒，总是



处逆境之人，若狂若痴，好像掷下了东西，坐卧不安的光景，其激烈处，恨不化为博浪椎，为秦庭筑，为田将军泪；感愤处，恨不化为斩马剑，为散盗车，为荆轲匕首。因是不与世俗伍。

一日，遇见中郎将常何，虽是武官无学，颇有知人之识，知马宾王必成大器，延至家中，待为上宾，一应翰墨之事，尽出其手。是时星变异常，下诏文武官僚，极言得失。常何遂烦马周，代陈便宜二十余事进上。马周旅邸无聊，袖了些杖头，散步出门。那日恰是三月三日上巳佳节，倾城士女皆至曲江祓禊，杂剧吹弹，旗亭都张灯结彩。马周也到那里去闲玩。上了店中，踞了一个桌儿，在那里独酌畅饮。那些公侯驸马、帝子王孙都易服而来嬉耍。只见一个宦者，跟了几个相知、许多仆从，也在座头吃酒。见马周饮得爽快，便对马周道：“你这个狂生独酌村醪，这般有兴？我有一瓶葡萄御酒在此，赠与你吃了罢。”家僮们把一瓶酒送与马周。马周把酒揭开一看，却有七八斤，香喷无比，把口封了瓶，饮了一回。饮下的，瞥见桌边有一拌面的瓦盆儿在，便把酒倾在里头，口中说道：“高阳知己，不意今日见之。”一头说，一头将双袜脱下，把两足在盆内洗濯。众人都惊喊道：“这是贵重之物，岂可如此轻亵？”马周道：“我何敢轻亵？岂不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有云：启予足，启予手，我何敢媚于上而忽于下？”洗了，抹干了足，把盆拿起来，吃个罄尽。刚饮完时，只见七八个人抢进店来，说道：“好了，马相公在此了！”马周道：“有何事来寻我？”常何家里二人说道：“圣上宣相公进朝。”原来太宗在宫翻阅臣僚本章，见常何所上二十条申说详明，有关政治。因思常何是个武臣，那有此学问，就出宫来召问常何。常何只得奏云：“是臣客马周所代作。”太宗大喜，即着内监出来宣召，当时马周见说，忙到常何寓中，换了衣衫靴帽，来到文华殿。太宗把二十条事，细细详问。马周抗词质辩，一一剖悉，真个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太宗大喜，即拜他为刺史之职，赐常何彩绢二十四匹出朝。

太宗即散朝进宫，行至凤辉宫前，只见那里笑声不绝，便跟了两个宫奴转将进去，见垂柳拖丝，拂境清幽，姹紫嫣红，迎风弄鸟，别有一种赏心之境。听见笑声将近，却是一队宫女奔出来，有的说打得好，竟像一只紫燕斜飞；有的说这般年纪，一些也不吃力，还似孤鹤朝天，盘旋来往。太宗叫住一个宫奴，问道：“你们哪里来？为甚么笑声不绝？”那宫奴奏道：“在倚春轩院子里，看萧娘娘打秋千耍子。”太宗道：“如今还在那里打么？可打得好？”宫奴道：“打得甚好，如今还在那里顽。”太宗见说，即便行到凤辉宫来下辇偷觑，见院子里站着许多妇女，在那里望着大笑。看见秋千架上站着一个女人，浅色小龙团袄，一条松色长裙扣了两边，中间扎着大红缎裤，翻天的飞打下来，做一个蝴蝶穿花；又打起来，做一个丹凤朝阳；改了个饥鹰掠食势，扑将下来：真个

风流袅娜，体态轻狂。太宗正侧着身子，掩在石屏间细看，只见一个宫奴瞥眼看见，忙说道：“万岁爷来了！”那些宫奴一哄而散。

太宗此时不好退出，只得走将进去。萧后如飞下了架板。小喜忙把萧后头上一幅尘帕取了下来，又除下裙扣。萧后直到太宗膝前跪下，说道：“臣妾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迎接，罪该万死。”太宗把手扶起，道：“萧娘娘有兴，寻此半仙之乐。”萧后道：“偶尔排遣，稍解岑寂，有污龙目，实为惶悚。”太宗携着萧后进宫，坐下。小喜捧上茶来。太宗吃了，心中觉有些意思，鼻间有阵异香，一沁人心窝，令人好过不去。太宗道：“香从何来？”两人走进卧房，四围一看，并不见宝鼎喷烟，因走进床边细看，但见锦衾虚拥，绣褥叠装，又是一阵香气，遂留幸焉。萧后泣对太宗道：“妾以衰朽之姿，得蒙恩宠，实出意外。但生前常望眷顾，死后得葬于吴公台下，妾愿毕矣。”太宗许诺，因说：“今日清明佳节，宫中张灯设宴，娘娘可同玩赏。”萧后点头叹道：“今日清明，民间都祭扫坟墓。妾先帝墓，不已拱树，无人祭扫，言之痛心。”太宗道：“朕当为置守冢三百户，并拨田五顷，以供春秋祭祀。”后随谢恩。太宗道：“少顷朕来宣你。”又道：“为何适闻香气，今却寂然？”萧后笑而不言。原来此香乃外国制的结愿香，在突厥可汗那里带来的。

当下太宗回宫传旨，宣萧娘娘看灯。萧后即唤小喜跟随，来到太宗宫中，朝见毕，与徐惠妃、武才人等相见了。太宗坐首席，请萧后坐左边第一席。武才人戏说道：“娘娘何不就和陛下同席？”萧后道：“妾蒲柳衰质，强陪至尊，甚非所宜，就是这席还不该坐。”太宗笑道：“总是一家，不必推逊。”于是坐定，行酒奏乐，至晚合宫都张起花灯，光彩夺目。萧后道：“清明不过小节，怎么宫掖间这般盛设名灯？”太宗道：“朕自四方平定之后，凡通令节与除夜上元，一样摆设庆赏。”萧后道：“金翠光明，燃同白昼，佳丽得紧。只是把那些灯焰之气，消去了更妙。”

太宗问萧后道：“朕之施設，与隋主何如？”萧后笑而不答。太宗固问，萧后道：“彼乃亡国之君，陛下乃开基之主，奢俭固自不同。”太宗道：“奢俭到底各具其一。”萧后道：“隋主享国十余年，妾常侍从，每逢除夜，殿前与诸院设火山数十座，每山焚沉香数车，火光若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其香远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车，甲煎二百余石。殿内宫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颗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外国岁献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径三寸，一珠之价，值数十万金。今陛下所设，无此珠宝，殿中灯烛，皆是膏油，但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清雅。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口虽不言，遥思良久，心服隋主之华丽，道：“夜光珠，明月宝，改日当为娘娘致之。”于是觥筹交错，传杯弄盏，足有两更天气。武才人看那萧

后无限抑扬，婉转丰韵，关情处竟不似五十多岁的光景，暗想：“他那种事儿，不知还有许多勾引人的伎俩。”萧后亦只把武夫人细看，越看越觉艳丽，但无一种窈窕幽闲之意。徐惠妃与众妃见他三人顽成一块，俱推更衣，各悄悄的散去。萧后亦要辞出，太宗挽着萧、武二人，说道：“且到寝室之中，再看一回灯去。”未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骸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诗曰：

治世须凭礼法场，名闲一裂便乖张。
已拼流毒天潢内，岂惜邀欢帝子旁？
国是可胜三叹息，人言不恤更筹量。
千秋莫道无金鉴，野史稗官话正长。

人之遇合分离，自有定数，随你极是智巧，揣摩世事，亿则屡中的，却度量不出。

萧后在隋亡之时，只道随波逐浪，可以快活几时，何知许多狼狈？今年将老矣，转至唐帝宫中，虽然原以礼貌相待，却是身不由己。今日太宗突然临幸，在妇女家最难得之喜，她则不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岂是云。晓得太宗宠一个如花似玉的武媚娘，自知又不能减了一二十年年纪，反老还童起来，与他争上去。故此太宗虽然一幸，觉得付之平淡。不想被太宗看灯接去，通宵达旦，媚娘见她风流可爱，便生起妒忌心来，却极力的撺掇太宗冷淡了她，又把两个蠢宫奴换了小喜，去与太宗幸了。因此萧后日常饮恨，眉头不展，凭你佳肴美味，拿到面前，亦不喜吃；即使清歌妙舞，却也懒观，时常差宫奴去请小喜到来，指望说说隐情。那武才人却又奸滑，叫两个心腹跟了，她衷肠难吐，彼此慰闷了一番，即便别去。萧后只得自嗟自叹，拥衾而泣，染成怯症，不多几时，卒于唐宫。太宗闻知，深为惋惜，厚加殡殓，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行人司以皇后卤簿，扶柩到吴公台下，与隋炀帝合葬。小喜要送至墓所，武才人不许，只得回宫。

武才人因萧后已死，欢喜不胜，弄得太宗神魂飞荡，常饵金石。会高士廉卒，太宗将往哭之，长孙无忌、褚遂良谏道：“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社稷自重？”太宗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太宗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遂命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列其姓名爵里，已故者书谥。适徐勣得一疾，太医说惟须灰可疗。太宗亲自剪须，为之和药。勣顿首泣谢。太宗又因勣妻袁紫烟新逝，姬妾甚少，恐他无人侍奉，意欲选一二宫奴，赐他作伴。勣再三辞谢，太宗道：“朕为社稷，非为卿也，何须

逊谢？”即日着内监选两个有年纪的宫奴，赐与李勣不提。

时太白屡昼见，太史令占道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闻言，深恶之。一日，会诸武臣宴于宫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自言小名五娘，其官称封邑皆有“武”字，出为华州刺史。御史复奏君羡谋不轨，遂坐诛。因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淳风对道：“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自今不过三十年，当有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太宗道：“疑似者尽杀之何如？”淳风对道：“天之所命，人不能违，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况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或者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若得而杀之，天或更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听言乃止，心中虽晓得才人姓武有碍，但见媚娘性格柔顺，随你胸中不耐烦，见了她就回嗔作喜，顷刻不忍分手，因此虽放在心上，亦且再处。武才人也晓得大臣的议论，谅天子意思必不加刑，但欲逊避，恨无其策。

日复一日，太宗因色欲太深，害起病来。那太子晋王朝夕入侍，瞥见武才人颜色，不胜骇异道：“怪不得我父皇生这场病，原来有这个尤物在身边，夜间怎能个安静。”意欲私之，未得其便，彼此以目送情而已。一日，晋王在宫中，武才人取金盆盛水，捧进晋王盥手。晋王看她脸儿妖艳，便将水洒其面，戏吟道：

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恨无门。

武才人即接口吟道：

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

晋王听了大喜，便携了武才人的手，同往宫后小轩僻处，撩雨尤云，取乐一回。武才人道：“陛下闻知，取罪不小。”晋王笑道：“我今与你会合也是天缘，何人得知？”武才人扯住晋王御衣，泣道：“妾虽微贱，久侍至尊。今日欲全殿下之情，遂犯私通之律，倘异日嗣登九五，置妾于何地？”晋王见说，便矢誓道：“倘宫车异日宴驾，册汝为后。有违誓言，天厌绝之！”武才人叩谢道：“虽如此说，只是廷臣物议不好，倘皇爷要加罪于妾身，何计可施？”晋王想了一想，道：“有了，倘父皇着紧问你，你须如此如此说，自可免祸，又可静以待我了。”武才人点首。晋王乃解九龙羊脂玉钩赠武才人，才人收了，随即别出。

时京中开试，放榜未定日期，太宗病间，召李淳风问道：“今岁开科取士，不知状元的系何地何人，料卿必知。”淳风道：“臣昨夜梦入天廷，见天榜已放，臣看完，只见迎榜首出来，他彩旗上面有诗一首。”太宗道：“诗句怎么样说？”淳风道：“臣犹记得。”遂朗吟：

美色人间至乐春，我淫人妇淫人。

色心若起思亡妇，遍体蛆钻灭色心。

太宗听了，说道：“诗后二句，甚不解其意，不知何处人，甚么姓名？”淳风道：“圣天子洪福不浅，今科三鼎甲，乃皆忠直之士，大有裨于社稷。姓名虽知，不便说出，恐泄漏于臣，上帝震怒不浅。乞陛下赐臣于密室，写其姓名籍贯，封固盒中，俟揭榜后开看便知。”太宗叫太监取一个小盒，淳风写了封在盒内，太宗又加上一封，藏于柜中。淳风辞了出来。不一日开榜时，太宗取柜中李淳风写的一对，却是状元狄仁杰，山西太原人；榜眼骆宾王，浙江义乌人；探花李日知，京兆万年人。不胜骇异，始信淳风所言非诳，讖数之言必准。因思：“今已如此大病，何苦留此余孽，为祸后人。”便对才人武氏说道：“外廷物议，道你姓应图讖，你将何以自处？”武才人跪下，泣奏道：“妾事皇上有年，未尝敢有违误。今皇上无故，一旦置妾于死，使妾含恨九泉，何以瞑目？况妾当时同百人选进宫，蒙皇上以众人为宫娥，妾独赐为才人，受恩无比；今日若赐妾死，反为他人笑话。望陛下以好生为心，使妾披剃入空门，长斋绣佛，以祝圣躬，以修来世，垂恩不朽。”说罢大恸。太宗心上原不要杀她，今见她肯削发为尼，不胜大喜道：“你心肯为尼，亦是万幸的事。宫中所有，快即收拾回家，见父母一面，随即来京，赐于感业寺削发为尼。”武才人同小喜谢恩，收拾出宫。正是：

玉龙且脱金钩网，试把相思付与谁。

时武士夔闻知媚娘要出宫为尼，忙差人去接到家中相聚，家人领命，不多几日，接到家中。杨氏母亲见媚娘当年怎么样进宫，今日这般样出来，不觉大哭一场。小喜亦思量起父母死了，如今要见他，怎能够了，亦哭了一场。大家拜见过，武媚娘道：“闻得父亲过继个三思侄儿，怎么不见？”杨氏道：“他怎比当初，近来准日有许多朋友，不是会文，定是讲学，日日在外面吃得大醉回来。”媚娘道：“我忘记今年几岁了？”杨氏道：“当年你父亲过继他来，已是三岁，如今已一十五岁了，看去像个人，不知他胸中如何。”

正说时，只见武三思半醉的进来。杨氏道：“三思，你家姑娘回来了，快来拜见。”媚娘抬头一看，只见：

生得唇红齿白，更兼目秀眉清。风流俊雅正青春，必是偷香首领。昔日角端未露，今朝满座皆惊。等闲难与共为群，须得姮娥相称。

媚娘与小喜忙起身，与三思见了礼。三思道：“姑娘在宫中受用得紧，为甚么朝廷听信那廷臣之议，把姑娘退出宫来，却要去削发为尼？这皇帝也算无情了，亏他舍得放你出来。”媚娘止不住落下泪来。三思道：“姑娘，你不要愁烦，我看那些尼姑倒快活，并无忧愁。”媚娘心上初出宫的时节，倒觉难过，

今见了三思相貌娇好，也就罢了。吃了夜饭，三思见父母与小喜走开，即走近媚娘身边，带醉的笑说道：“姑娘，我看你好股青丝发，日后怎舍得剃将下来？”媚娘因是自家骨肉，又见他年纪幼小，宠儿俊俏，一把搂在怀里。三思道：“姑娘睡在哪里？”媚娘道：“就在母亲房内。”三思道：“我有许多话要问姑娘，今夜我陪姑娘睡了罢。”媚娘道：“有话待我母亲睡着了，你可以进房来说。”三思道：“如此却切记，不要开了门。”媚娘点点头儿。那夜武三思候父母睡着，悄悄挨进媚娘房中，成了鹑鹊之乱。

过了几日，武士彠恐怕弄出事来，只得打发媚娘、小喜出门。武三思送了二三里，媚娘悄对他说道：“侄儿，你若忆念我，到了考试之期，竟到感业寺中来会我。”三思唯唯，洒泪而别。

在路上行了几日，到了感业寺中。那庵主法号长明，出来接了武媚娘与小喜进去，见媚娘千娇百媚，花枝般一个佳人；又见小喜年纪虽有二十四五，丰姿绰约，也不是安静主顾，想道：“如此风流样子，怎出得家？”领到佛堂中，四五个徒弟在那里动响器，长明老尼叫武媚娘参拜了佛，便与她祝了发。小喜也改了打扮，佛前忏悔过。停了音乐，各人下来见礼。小喜看到第四个，宛如女贞庵里二师父，心里是这般想，因初相见不好说破，大家定睛看了一回。长明道：“这四个俱是小徒。”指着怀清道：“这位是去岁冬底来的。”就领武夫人进去说道：“这两间是夫人、喜姐住的房，间壁就是这位四师父的卧室。”媚娘听了，暂时收拾，安心住着。

到了黄昏时候，只见小喜笑嘻嘻的走进来。媚娘道：“你这个女儿，倒像惯做尼姑的，到这个地位，还有甚么好笑？”小喜道：“夫人不知，那位四师父，就是女贞庵李夫人的妹子怀清，是我认得的，刚才不好叫出来，如今在她房里，问了别后的事情，故此好笑。”媚娘道：“甚么女贞庵李夫人？”小喜把当初隋萧后回南上坟，到女贞庵与隋南阳公主、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相会，说了一遍。媚娘道：“如此说她好了，为甚么又到这里来？”小喜道：“濮州连岁饥荒，又染了疫症，秦、夏、李三位夫人相继病亡。她被一个士子掣了要同到京，不想中途士子被盗杀了，她却跳在水中，被商船上救了，带至京都，送在此地暂寓。”媚娘道：“他们可有人来往么？”小喜道：“他说有个姓冯的表弟，住在蓝桥开张药铺，常来走走。”媚娘点点头儿。

一日，媚娘正在佛堂内看怀清写对，听得外面叩门，恰好长明老尼不在庵中，领众徒到人家念经去了。怀清出来问道：“是谁？”那人道：“阿妹，是我。”怀清知是冯小宝，欢喜不胜，忙开了进来。怀清道：“为甚么几时不来？”冯小宝道：“闻得你们庵中，有甚么朝廷送的武夫人在此出家，故此我不敢来。今见寺门闭着，想是徒众不在家，我悄悄来会你一会。”怀清道：“那武夫人在

堂中，你要去见见么？”那冯小宝随了怀清进来，见武夫人倚在桌上看怀清写的榜对。怀清道：“五师父，我们的兄弟在这里看我，见个礼儿。”媚娘掉转身来一看，只见：

身躯寡弱，态度幽娴。鼻倚琼瑶，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绿，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发，尽堪盘云髻一窝；天与娇姿，最可爱桃花两颊。慢道落水中宵梦，欲卜巫山一段云。

媚娘忙答一礼，道：“这个就是令弟么？”恰好小喜寻媚娘进去，小宝见了，也与她揖过。小喜问道：“此位尊姓？”怀清道：“这是前日说的冯家表弟。”小喜道：“原来就是令弟，失敬了。”说罢，怀清同着小宝走到自己的房中。只见小宝走到桌边，取一幅花笺，写一绝道：

天赋痴情岂偶然，相逢已自各相怜。

笑予好似花间蝶，才被红迷紫又牵。

怀清笑道：“妾亦有一绝赠君。”提笔写在后面道：

一睹芳容即耿然，风流雅度信翩翩。

想君命犯桃花煞，不独郎怜妾亦怜。

写完，怀清出房，到厨下去收拾酒菜，同小宝在房中吃酒顽耍。媚娘在房细想了一会，随同小喜走到怀清房门首，悄悄立着，只听得外面敲门声响，晓得老师父领众回来。媚娘便走进房，小喜出去开门，那怀清亦出来。只见长明领了四个徒弟，婆子背着经忏，怀清与那几个说些闲话。小喜恐怕武氏冷净，即便归房去，只见媚娘展开了鸾笺，上写道：

花花蝶蝶兴朝朝，花既多情蝶更妖。

窃得玉房无限趣，笑他何福可能销。

从来乐事恨难长，倏尔依回恣采香。

讨尽花神许多债，慢留几点未亲尝。

两人正在那里看诗，见怀清进来说道：“武上师，你同六师父到我房里去谈谈。”媚娘道：“你有令弟在那里，我怎好来？”怀清道：“自古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你我？”媚娘道：“既如此说，何不同到我房里来坐坐，我泡好茶相候？”怀清道：“我同六师父去挽他来。”携了小喜出房。不一时，先把酒肴送到，小喜也先进来。媚娘道：“你可曾拿我的诗么？”小喜道：“诗在案上，没有人动。我刚才在他房里，见桌上一幅字，也是甚么诗儿，被我袖在这里，与夫人看。”放了东西，在袖子里取出来。媚娘接来细看，乃是怀清与小宝唱和的两首绝句。忽见怀清与小宝走进来，媚娘悄悄将诗藏过，便道：“四师父，我在这里没有破钞，怎好相扰？”怀清道：“几个小菜，叫人笑死。”便将烛放在中间，叫小宝朝南坐了，自向媚娘对席，叫小喜也坐在横头，大家满斟细

酌，狎邪嘲笑，饮酒欢乐，不提。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疾甚，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徐勣辈至榻前，说道：“朕与卿等扫除群丑，费了无数经营，始得归于一统。今四方宁靖，正欲与卿等共享太平，不意二竖忽侵，魏征、房玄龄先我而去，近又丧我李靖、马周。朕今将分手，别无他嘱。太子躬行仁俭，言动礼仪，可谓佳儿佳妇，卿等共辅佐之。”说了大恸。无忌等拜谢道：“陛下春秋正富，正好励精图治，今龙体偶不豫，何出此不祥之语？”太宗道：“朕已预知，故为叮咛耳。”诸臣辞了出宫。

是夜上崩，太子即位，是为高宗。颁白诏于天下，诏以明年为永徽元年，时武氏在感业寺，闻之亦为之恸泣，后因太宗忌日，高宗诣感业寺行香，恰值冯小宝在庵，回避不及，长明无奈，只得把小宝落了发。高宗问及，说是侄儿，在土地堂里出家，才来看我。高宗道：“白马寺中田地甚多，僧众甚少，朕给度牒一纸与他，限他明日即往白马寺住扎。”武氏见了高宗大恸，高宗亦为之泣下，悄悄吩咐长明：“叫武氏束发，朕即差人来取。”嘱咐了即起行。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